

日本文学丛书

没有太阳的街

德永直 著

没有太阳的街

〔日本〕德永直 著

李 芒

刘仲平 译

李思敬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根据《战列への道》(青木書店版《青木文庫》, 1953年)、《能率委員会》(日本評論社版《日本無産階級傑作選集》, 1930年)、《はたらく一家》(新潮社版《新潮文庫》, 1956年)、《太陽のない街》(岩波書店版《岩波文庫》, 1956年)译出。

责任编辑: 文洁若

封面设计: 秦 多

没有太阳的街

Meiyou Taiyang De Jie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502,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3 $\frac{1}{2}$ 插页 3

1985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5年10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书号 10019·3857

定价 2.65 元



作者像

译 本 序

李 芒

《没有太阳的街》是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德永直(1899—1958)的早期代表作。

电车停了，汽车停了。——自行车、卡车、跨兜摩托车都飞驰过来，一辆接着一辆地停下来了。

“怎么啦？”

“怎么回事，出了什么事啦？”

十月昏黄的阳光，透过浓重的沙尘，粗鲁地照射着密集的一张张极其单纯的面孔。

人群好象水池中的蝌蚪，从后面一层层地拥上前来，摇晃着。

“圣驾经过——摄政宫殿下驾临高师！”

最前排的低语，转瞬间就传到后面去。汽车停止了马达声，人们摘下帽子。

《没有太阳的街》开头的这段描写，在传统的日本文学中是罕见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是较多地运用动词。这些动词仿佛是一首歌曲中击节的乐音，紧扣读者的心弦，蕴含着一种动人的韵律。十分明显，它是作者学习西方文学的产物；同时，也是日本当时的无产阶级文学，要求作家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要进行创新的结果。按照作者的话来说，这部作品的“读者，不是以知识分子为标准，而是以工人为对象”，“首要条件是要使他们爱读”。因此，

在大众化方面倾注了心血，也获得成功，赢得更多的读者。不少国家翻译出版这部作品；我国三十年代也曾出版两种译本。半个多世纪来，《没有太阳的街》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至今仍为日本和世界各国广大读者所喜爱。

日本杰出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家、战前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领导人藏原惟人，在《〈走向战斗行列的道路〉及其他》（1952）一文中简要地论述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及《没有太阳的街》的成就。

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一九二一年。及至一九二五、六年前后，已有细井和喜藏的《女工哀史》、藤森成吉的《茂左卫门受磔刑》和叶山嘉树的《生活在海上的人们》等作品问世。然而，到了一九二七、八年，随着日本革命运动的发展，无论是评论家，还是读者，都要求出现具有更明确的思想性、更真实地描写新的现实的大众化的艺术作品。为了回答这个重要的希望，下列作品便应运而生：中野重治的《早春的风》（1928年8月）、《阿铁的话》（1929年3月）、小林多喜二的《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1928年11—12月）和《蟹工船》（1929年5—6月）以及德永直的《没有太阳的街》等等。

这些作家都各自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带来新风，其中德永直的《没有太阳的街》第一次以宏大的规模生动地表现产业工人的生活 and 斗争，而且采用易为广大群众接受的形式，这些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在这之前，虽非没有描写工人的作品，然而也多是自由劳动者、矿工和水手，或多或少描写现代化的工厂工人的作品，却殆无所见。在这之后，也很少出现。在形式上，这部作品以一般工人为对象，采用一些电影手法，做到易于阅读。不过，因此也难免具有一些通俗化的缺陷。

德永直，一八九九年一月生于熊本市郊农村的一个贫农家庭。他念小学时尽管成绩优异，但不得不在六年级中途退学，做

工贴补家用。他做过印刷厂学徒，粮店小伙计，纸烟专卖局和发电厂工人，并曾组织熊本市青年思想研究会和熊本市印刷工会等。一九二二年，由于在熊本生活无着，背井离乡到了东京，辗转于几个印刷厂之后，终于进入博文馆印刷厂（后来的共同印刷厂），成为一名产业工人。一九二四年，博文馆印刷厂发生罢工，取得胜利，德永直便是这次罢工的领导人之一。一九二六年，他又参加发动和领导更大规模的第二次大罢工，遭到失败，同一千七百个同事一起被开除出厂，流落街头。

德永直从小学时代就喜欢“用铅笔在手纸上写些类似小说之类的东西”，及长也读过苏联的长篇小说等。这说明，他对小说有过研究，也写过一些自传性的短篇小说《马》、《战争杂记》和《多余的人》等（均1925）。但因当时在工会内部，搞文艺“被看作是‘脱离现实’、‘逃避现实’和‘堕落’”，以致德永直在担任“出版从业员工会”的执行委员时，曾在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被迫宣誓“今后不再写小说”。后来，由于杰出的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发表《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等作品，使一个搞工会运动的人读了深受感动，对克服这种偏向起了积极的作用。

当时的日本工人十分贫困，德永直读过高尔基描写自己穷苦生活的作品之后指出，高尔基“在漫长的青少年时期，只自己吃饱就行，有着‘能够流浪的身分’；而我们从懂事那天起就必须背负着扶养的家属走向成长的道路”，“不带家属就无法到处流浪”。

《没有太阳的街》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仅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完成的。由于德永直表现的是亲身经历，兼以在形式上有所创新，写来感情饱满，得心应手，“常常是写着写着感情就激动起来，泪珠滴湿稿纸，以致无法持续。”当这部作品在一九二九

年六月号《战旗》上，与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下半部同时发表之后，当时的著名无产阶级诗人和作家中野重治以诗体写信给作者，欢呼“无产阶级的非常美丽的新娘子来了，望眼欲穿的新娘子终于来到我们面前！”《战旗》主编、杰出的无产阶级诗人壶井繁治，在战后回忆说，堆在大书店里的几百册杂志，很快就销售一空。它受到读者欢迎的情形，不难想象。

那么，《没有太阳的街》究竟写了什么呢？

每逢梅雨期必然泛滥的千川自来水水渠不停地在清水谷流淌。一共有四万居民拥挤地生活在这个山谷的深处。这就是由于德永直的作品而叫开了的“没有太阳的街”。

一九二六年十月，位于此地中心区的大同印刷公司发生大罢工已达五十天之久。公司经理大川，甚至同事业上的竞争对手三菱财阀的首领涩阪握手言和，集中力量，向罢工团发动攻势。罢工团则在先进工人萩村等人领导下坚持斗争。罢工团工人积极分子宫池同加代相爱，宫池主动承担所谓“大川公馆放火未遂事件”的责任而自首被捕，怀孕的加代也被拘留。加代的姐姐高枝与罢工领导人萩村情投意合。公司雇佣的暴力团袭击萩村使其身负重伤。官方的镇压日益加剧，捏造的所谓放火事件，使罢工领导人全遭逮捕，工人在失去领导的情况下坚持斗争。受到警察折磨的加代难产而死。公司的分裂阴谋和工人的饥饿，使坚持了九十天的大罢工遭到失败。然而，青年工人却高举斗争的旗帜走向明天。

萩村和高枝是作者着力刻画的两个工人阶级先进人物。萩村豪放开朗，勇敢坚强，不畏强暴，不怕困难，是个工人阶级的好领导。担任罢工团妇女部长的高枝，在女性独有的温柔体贴中蕴含着刚强的性格，是作者心目中理想的妇女形象。其他如沉默寡言但内心炽热、满怀豪气的宫池、懦弱善良，情笃意真的加

代等等，都具有一定的艺术魅力。

由于上述成就，使得《没有太阳的街》同《生活在海上的人们》和《蟹工船》等一起，作为无产阶级文学名著第一次走进了日本文学史，震动了日本文坛。

有些日本评论家把德永直的创作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除了《没有太阳的街》这部主要作品外，还有描写同类题材的短篇小说《眼睛》(1928)、《效率委员会》(1929)、《红旗会》(约1930)和《走向战斗行列的道路》(1939)等。《效率委员会》刻画工会干部如何在实际斗争的锻炼中走过曲折的道路，觉悟逐渐提高，思想趋于坚定，最后和工人群众一起同资本家展开新的斗争。《眼睛》、《红旗会》和《走向战斗行列的道路》等，塑造的都是具有各种性格的工人形象。他们在争取工人阶级利益的斗争中，不断成长壮大，从中不难看出二、三十年代日本工人阶级斗志昂扬的精神面貌。别具风格的《马》(1925)，描绘了一幅惊心动魄的图景，德永直十四岁时带领十一岁的弟弟驾驭马车从乡村往市镇运送鲜鱼，路遇大雨，在一片黑暗、遍地泥泞中奋力越过难关。在两个少年一时陷于困境，束手无策的关头，读者读到马的“大眼睛里满是泪水，我忍不住跟弟弟两个人抱住马脖子抽抽噎噎哭了起来”时，确实会同作者一起感到“再也没有象马这样诚实的动物了”。如此将少年无可奈何的焦急同老马的泪水融汇成一股感情的热流，倾注在读者的心中，不能不使人对少年家中的贫困生活和老马的悲惨处境泛起强烈的同情。一九三九年，作者又在短篇小说中将这个情节同作者少年时代参加削制和兜售竹篾的家庭副业劳动等合在一起，改写成《最初的记忆》，描写尽管更为细致些，但结构上不无两个情节并列为一的不足。

第二期是一九三四年无产阶级作家同盟被迫解散，至一九

四五年八月的黑暗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他投身于民主主义文学运动，直到一九五八年逝世，为第三期。

不少评论家认为，自《没有太阳的街》以后，德永直在创作上一直走的是下坡路。有人则极力赞扬他第二时期的作品在艺术上如何成熟。德永直逝世已二十六年，他的全集至今未出版，看来似乎同这种评价上的分歧不无关系。本来，一个工人出身的无产阶级作家以描写工人生活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受到一般文坛的冷遇，并非难以想象；对这样一个走过曲折道路的作家，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亦属容易理解。

笔者认为，德永直从一九二九年发表《没有太阳的街》，至一九五七年写作《一个历史》为止的三十年的创作基本上可以用两头高、中间低的马鞍形加以表示。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对外开始大规模的侵略，对内逐步加强镇压。德永直这个时期的著作，除了《先遣队》严格说来不能算是什么艺术作品以外，还是独具特色的。

短篇小说《彼岸》（1936）、《八年制》、《勤劳的一家》（均1937）、《在外人之间》（1939），长篇小说《揭示光明的人们》（1939）等，就是他这个时期的佳作。

这些作品结构严谨，剪裁得体，文笔委婉，刻画细腻，表现了创作技巧趋于圆熟。同时，有的虽然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题材，因而被一般日本评论家称之为“私小说”；但决非那些自然主义作家描写身边琐事的平庸之作所能企及。它们都或多或少攫取了生活中比较典型的事件，相当深刻地揭露了人民生活的疾苦和社会矛盾，或正面歌颂对科学文化的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

人物。

《春分节》的女主人公善奶奶进入老境以后，“真想一直劳动到不能再劳动的时候，然后突然死去”，然而残酷的现实却使她处于苟延残喘的境地，几个女儿又不肯或无力抚养她。这又迫使她想到“草木”在“枯死之前不需由儿女来照料”，但是，在她滑到河里淹死之前，也只能慨叹“人的罪孽为什么这么深”而已。

《勤劳的一家》描写战争时期遭受残酷剥削和压迫的工人家庭的惨状，大家都拚命劳动，但依然得不到温饱。《勤劳的一家》中，石村父子之间的矛盾无法得到合理的解决。儿子想过上一个普通青年的生活，要求离开家，摆脱扶养家属的负担，积钱结婚。然而，父亲及全家缺了这个主要劳动力就无法生活下去。《八年制》由于小学义务教育从六年改为八年的这一文部大臣的“英明决策”，迫使一个工人出身的小说家，从目前挣扎在“考试地狱”的四个可怜的孩子，联想到自己儿童时代小学义务教育制度延长为六年时，等待着自己四年毕业后挣钱养家的父亲，如何受到生活的折磨，不禁泛起一种诅咒的心情。《飞机小鬼》和《在外人之间》反映的则是日本社会加害于日本妇女和少年少女的种种罪恶。

揭露穷苦和社会的黑暗，在日本文学中，自古以来虽不多见，但也留下来一些名篇。“持杖入陋室，里长厉声叫；无术何至此，难哉斯世道。”这是《万叶集》著名歌人山上忆良的《贫穷问答歌》，在叙述了种种贫苦生活后的四句结束语。“劳动复劳动，生活依旧不轻松，凝眸手掌意难平。”这是近代著名诗人石川啄木的歌集《一把白沙》的一首短歌。此外，近代著名作家樋口一叶的不少短篇小说，也生动地描写过这样的主题。不过，上列作品大都表现的是作者自己、知识阶层或是城市贫民的痛苦生活，而

德永直较多表现的则是工人、农民及其子女的悲惨遭遇。日本不少评论家认为德永直自始至终都反映了庶民感情，即便思想上发生动摇之后，也是如此。这一点恐怕同他的出身有着密切关系。那时，德永直“虽然屈服于压迫，但既不能同过去的思想彻底诀别，又不坚持反抗到底，使人感到有一种在绝望中沉沦的感觉”。^①“对于德永直说来，乃是对自己的艺术倾向进行反省的时期。”“《八年制》和《勤劳的一家》，以淡淡的笔致，描写日本帝国主义即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夕，庶民们没有出路的生活。这里，作者同民众站在同一地位，同他们一起悲哀，一起批判那个时代的不合理，表示了一种抵抗。然而，这里已经看不到一个革命作家变革现实的意欲和光明的展望”。^②这些意见，不外是说，德永直这一时期的作品，虽然对现实有所批判，但作为一个革命作家，已经表现了原则性的后退。

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角度加以观察，在明治、大正时代的文学中，产生过一些名著。历史发展到现代，日本国内经济发展和政治形势发生很大变化，矛盾日益深刻，统治不断加强。德永直能够在政治上的动摇中，在军国主义的残酷压迫之下，毅然发表针砭反动政府的作品，必须具有相当高的胆识和决心，自不必说；同时，从日本文学史上此类作品的思想性来看，它们也都超过了一般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成就。

就现代的思潮而论，各个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作家的思想也是多种多样的。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

① 手冢英孝：《唯一的工人作家德永直》，筑摩书房《现代文学大系》第五十九卷，第四一三页，一九七三年版。

② 藏原惟人：《〈走向战斗行列的道路〉及其他》，《文学艺术论·二》，淡路书房新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一八四页。

义思想占主导地位,但持有这种先进思想的作家毕竟只占少数,多数作家依然保留着一定程度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在资本主义国家,后者自然更占多数,甚至少数作家头脑中的封建主义思想也尚未彻底克服。一般地说,创作方法是作家世界观的反映。因此,革命文学的领导,对于作家运用何种创作方法进行创作,应该从团结大多数,结成最大限度的统一战线,反对一小撮凶恶敌人的立脚点出发,允许自由选择,以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

回顾起来,二、三十年代,在日本那种封建势力相当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革命作家组织中,实际上包括持有各种世界观的作家,因而,除了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进行创作的作家(往往占少数)以外,在作品中反映人道主义或自由主义思想,或以一般现实主义或批判现实主义方法进行创作的作家,实际上也是占多数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作品也都具有相应的积极意义。象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不也有一些作家正在以一般现实主义方法进行创作吗?问题是无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作家组织,如何以群众路线和谆谆善诱的方法,从作家的基础出发,逐步引导他们提高思想,向前发展。在这一点上,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领导,在批评的标准方面坚持原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要求偏高,引起一些作家的不满,以致他们在镇压加紧之时,公开提出反对意见,这是可以理解的。至于作家本人,如德永直等在思想上发生动摇,直至后退,除了军国主义的残酷压迫之外,他个人在思想上也确有弱点。

一九四五年八月,一声巨雷轰垮了军国主义的黑暗统治,日

本迎来了新的曙光，走进了一个新的时代。德永直仿佛从噩梦中醒来，开始了第二次新生。他在当年十一月即从疏散地故乡宫城县回到东京，参加新日本文学会的创立活动。一九四六年一月，他加入日本共产党，并宣布《〈没有太阳的街〉复刊》，对过去的绝版声明等进行了自我批评。^①三月，即从《新日本文学》创刊号起连载中篇小说《妻啊，安息吧！》（1948年10月结束）。接着，又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起在《赤旗报》上连载长篇小说《静静的群山》，一九五二年由苍树社出版单行本。截至一九五八年逝世，他还发表了不少短篇小说，如《蛤蟆》（1946）、《熬煎》（1948）、《来到农村的文工队》和《铤儿头》（均1950）等。

德永直这一系列作品，应该说是迈进了第三个时期的标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仿佛是经过一段后退又重新起跳，并越过了更新的高度。《妻啊，安息吧！》，是为了悼念一九四五年六月逝世的妻子而创作的一部半自传式的“私小说”；但这已经不是一般专写身边琐事的“私小说”，而是通过亡妻的一生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罪恶统治的所谓“社会性私小说”。这部作品蕴含着重要的社会意义。

德永直的最后一部代表作，则是长篇小说《静静的群山》（第一、二部）。作者本来计划写三部，未及全部实现，就过早地被胃肠癌夺去生命。但仅第一、二部，按汉字计算，已约达六十万言，其规模之大，可想而知。综观日本近现代文学史，象这样以现代化工厂的产业工人为主人公的宏篇巨制，实属空前未有。

《静静的群山》成功地描写了日本战后初期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塑造了复员工人古川二郎的形象，有一

^① 《东京新闻》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日。

定程度的典型意义。他在学习和斗争中,从一个衷心拥护天皇制的普通工人成长为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自己的先进工人,但尚保留着一些旧意识和旧作风的痕迹,读来令人信服。但是,正如日本著名评论家吉田精一所指出:在日本,“表现日常世相的短篇小说多有名作,相对而言,长篇则缺乏思想的统一和结构的逻辑性,只在琐碎的局部性感觉方面光采熠熠,发挥其优秀的才能。”^①《静静的群山》“光采熠熠”的局部的确美不胜收,而且其第一部的结构相当完整,写得真实动人;然而,从两部的整体来看,在结构的逻辑性上确有一定的差距,这在第二部中表现得比较明显。

德永直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佳作颇多。读完这些小说,再把收在本书中的第一、二两个时期的短篇加以回顾,就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德永直除了擅长写中篇小说之外,的确是个善于短篇创作的能手。他能够把在长篇著作中属于琐细局部的东西抽出来,运用长于刻画人物性格特点的笔墨,敷衍成形式上相当完整的短篇小说,使它们比起在长篇中作为一个局部的时候更细致、更委婉、更生动,增强了感人的力量。

综观德永直一生,有人认为他是刻苦表现工人农民等下层劳动人民的能手;虽然走过弯路,但也不愧是不断追求进步的革命作家。他和小林多喜二、宫本百合子、叶山嘉树等杰出作家一起,为日本革命文学留下了宝贵遗产,为日本革命文学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① 《万有百科大事典》第一卷《文学·日本文学》导言部分,日本小学馆一九七七年版。

《没有太阳的街》曾作为《德永直选集》第一卷，于一九六〇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九个短篇曾收在《德永直选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版）里。此次经过校订加工，重排出版。《眼睛》和《春分节》则是重新译的。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八日，北京

目 次

译本序(李芒).....	1
马(刘仲平译).....	1
眼睛(李思敬译).....	6
效率委员会(刘仲平译).....	13
红旗会(刘仲平译).....	41
走向战斗行列的道路(刘仲平译).....	58
春分节(李思敬译).....	85
八年制(李芒译).....	113
飞机小鬼(李芒译).....	139
勤劳的一家(李芒译).....	176
没有太阳的街(李芒译)	
街.....	202
对峙的阵营.....	216
任务.....	249
剥去假面具.....	264
战线.....	280
疾风.....	319
负伤.....	340
桎梏.....	357